

檢查者譚新嘉
覆查者李文荷

冊 共存肆冊

(第 壹)

書 名 自警編

刊寫時代 宋刊大字

裝 式 綫裝

卷 數 序目第甲 (以天干為次序)

葉 數 壹百貳拾葉

行 格 半葉拾行行式拾字

高 廣 高陸寸玖分 廣壹尺又玖分

邊 口 左右雙線白口第壹魚尾下標書名甲 第貳魚尾下標葉數下口有刻工名氏

首尾均有本館朱文長印

印 章

其他標識 首有嘉定甲申善隆自編中凡列朝廟號皆空壹格

及狀 況

廣壹尺又陸分

覆查 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 叁月貳拾叁日

嘗讀詩之抑衛武公所以

自警者凡十二章細繹

辭首及覆切至猗歟休

哉予辛已去國屏跡龜

溪省愆餘暇集我

朝諸公言行越三年而

成編名以自警以警人

予之所不能而庶幾古人萬

一云耳書甫成市書徐

生傳典刑錄嘉言善行

昨分品別開類予所編

因廣教育擯養好生

使命數門置之座右期

無負初意云嘉定甲申

正月望漢國趙善璫序

自敬言編目錄

學問類

學問

見識

器量

操修類

正心

檢身

誠實

操守

定力

清廉

儉約

無嗜好

謹言語

韜晦

攝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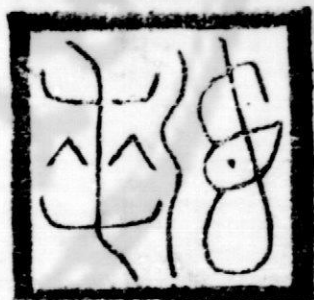
好生

齊家類

孝友

教子孫

賑親族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居處

接物類

交際

君子小人

樂善

教育

厚德

報德不報怨

濟婚葬

出處類

出處

義命

恬退

處患難

休致

事君類上

忠義

公正

德望

得體

講讀

諫諍

事君類下

憂國

薦舉

用人

善處事

上下

使命

政事類

政事

鎮靜

信

通下情

濟人

憂民附

救荒

救弊

辯誣

獄訟

財賦

兵

制勝

拾遺

議論反覆 報應

自警言編目錄終

自警言編

學問類

學問 見識 器量

學問

范魯公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太宗欲相趙普或譖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藝祖定天下纔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輔陛下太宗釋然宰相之



議論反覆 報應

自警言編目錄終

自警言編

學問類

學問 見識 器量

學問

范魯公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太宗欲相趙普或譖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藝祖定天下纔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輔陛下太宗釋然宰相之



李文靖公作相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沈爲宰相如
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
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
稟旣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張忠定公守蜀聞寇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才也
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昉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
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
張寇布衣交也萊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怨
雖貴不改也萊公在岐忠定自蜀還不留旣別顧

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萊公歸
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平章事
例當謝二公有空踈之謙言德用曰亦曾見程文
誠空踈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
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侮也後二公俱成大名德
用已薨忠獻爲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
勵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

趙君錫被召別韓魏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爲今
日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及他事又請云若

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此則在廷評自處。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嘗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劉原父在詞掖，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閣起於何年。問是何殿，開延英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求本末。公方與客對食，曰：明當爲答已，而復追回，令立俟報就。

坐中䟽入閣事，詳盡無遺。乃五代載入閣一段，即答所簡云：原父私謂所親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東坡後聞此言，笑曰：軾輩將如何。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凡按無他書，唯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崇寧中，冲見藥城先生於潁昌，藥城曰：老來不欲泛觀書，近日且看唐鑑。

范正平，字子夷，嘗言其家家學，不卑小官。居一官，便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爲州縣之職，徒勞人耳，非所以學聖人也。

滎陽呂公從安定胡先生瑗於太學。與黃公履、邢公恕同舍。至相友善。其後徧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觀講讀辯問。又從王公安石學。安石以爲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倖僥富貴利達而已。學者不由也。公聞之遽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頤俱事胡先生。居並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揚公國寶、邢公恕皆以公故從程氏學。而明道先生顥及橫渠張先生載兄弟、孫公覺、李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畧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爲辭說。以知言爲先。自得爲本。躬行爲實。不尚虛言。不爲異行。當時學者莫能測其深淺也。家傳

范公純仁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湏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耳。豈不在人耶。

張魏公在京師。獨與趙鼎、宋齊愈、胡寅爲至交。寢食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前輩問學之力。與所以

濟時之策。時淵聖皇帝召洛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見至再三。開關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

凡為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未合於六經語孟中。便思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學林彙範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伊川先生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

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子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活養成。甚生氣所到。

人有平昔讀書而臨事不近禮義者。尹和靖曰。便是不曾讀書。人有不讀書而臨事自合禮義者。和靖曰。此所謂暗與孫吳合也。禮義人心之所同然。所以如此。尹和靖語錄

張子韶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令曾次曉然。可以口講指畫。則幾

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矣。

張子韶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觀之人矣。

張子韶曰。以血氣爲我者。方其壯也。立名立節。似若可觀。及其衰也。喪名敗節。無所不至矣。血氣之不足恃甚矣。惟學問克已。轉血氣爲理義。則窮而益堅。老而益壯矣。或曰。陳仲舉。顏魯公。不聞有聖人之學也。而暮年之節。炳焉不衰如此。何也。曰。此皆有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學。則在周公列矣。吁。可仰哉。

上蔡語錄論韓魏公范文正公。皆是天資。不由講學。朱氏小學書嘉言篇。廣敬篇。援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脆。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職守。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

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矍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悖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欲忌盈。惡滿。窮卹。賈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藹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純。去太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范文正公堯夫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觀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取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

安定胡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

范文正公少與劉某同上長白山僧舍脩學。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乃畫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蒸十數莖。蘸汁半盃。入少鹽。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出東軒筆錄

張無垢先生云。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恥。孝友文章。爲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章丞相。四傳而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云。

元城先生因言及王荆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司馬溫公略同。其質朴儉素終身。

好學不以官職爲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又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爲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也。凡人有善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爲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爲以財利結人主。如桑洪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張子韶曰。管仲不學。故有三歸反坫之失。晏子不學。故有浣衣濯冠之失。子產不學。故有鑄鼎刑書之失。霍光不學。故有陰妻邪謀之失。是數公者。或尊大王室。或處死不亂。或精明博洽。或朴厚端重。世皆瞻仰。世皆驚歎。巍然兀然。若北斗之經天。華嶽之居地也。惜夫先王之道。旣散。聖人之學。不明。故使夫數公者。直情徑行。無所歸赴。自處於不幸之

列其可悲也已

或問無垢先生曰。蘇伯益從來氣直學問不在諸門弟子後。先生亦素喜之。今以小不至而怒之。甚何也。先生曰。直固可喜。不遜亦可惡。弟子於師。豈可悖慢。皆學問不進故耳。如汪聖錫自幼登上第。急忙來就我學。遂磨龍澗。養更不少。露圭角。便見他不允。不知蘇子在門墻幾年。而很氣猶未退。吾所以怒之者。亦是與一服良藥耳。孔子待子路。其理亦可推。子路每每來犯夫子。南子之見。既爲之不說。佛肸之召。又欲其不往。將正名也。則鄙之以爲

迂。將之弗擾也。則疑其或非禮。故夫子每每怒之。既譏之以無所取材。又惡之以不得其死。以門人爲臣。則謂其欺天。因率爾而對。則謂其不遜。或言其知德之鮮。或退其在於兼人。其所以怒之者。蓋亦甚矣。故子路以此遂日加提省。卒爲高第。但恐蘇子資質勝。這藥力不得耳。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

可爲淺露者之戒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叅政之學如捩風。及後來遂不附己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見識

李文正公昉常期王文正公，且必爲相。自小官薦進之。公病，召王公勉以自愛。既退，謂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爲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真宗祀汾陰，過洛，幸呂文穆公蒙正第。問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豚犬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言。遂至大用。文靖公也。先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文穆公見之，驚曰：此兒它日名

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文穆兩人相以司徒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其知人如此。

祥符末。主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許公時爲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問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

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已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爲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爲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爲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事於許公。故於許公神道碑畧叙一二。龍川志

王元之之子嘉祐爲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冠萊公知之喜與之語。萊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萊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

未爲相爲善相則譽望損矣。萊少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文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萊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

杜祁公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爲南京留守推官。杜公一見深器之，每間數日必折簡召嘗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踈者，且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爲待從宰相，所以設施出處先後本末，悉以語公。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荐歷清要，至爲宰輔，還政退居，略相似焉。

皇祐至和間，司馬公名猶未甚輝赫。呂正獻公曰：若君實者，可謂實過其名也。後溫公隆名蓋代，士無賢不肖，無貴賤，皆知畏而愛之，而知之衆人未知之前者，龐丞相與正獻公二人而已。家塾記

寶元中，王忠穆公爲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

穆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驥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爲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帥，驥至定治事畢，瑋謂驥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驥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爲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摧骨，不爲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揔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闕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驥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不已，以戰馬資鄰國，已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于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爲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驥是時殊未以爲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李文靖公沆爲相。王魏公且方參預政事。時西北隅尚用兵。或至盱眙。魏公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它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西戎納款。而封岱祠汾。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歎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

真宗初即位。李沆爲相。王旦參知政事。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及見此。此參政它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厚遺之。海悅。逕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公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

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贖出財物而免於殺掠也，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柰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出欲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此夜徬徨不能寐，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太宗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韓魏公留守日，以其詩藏于班瑞殿。既成，客有勸公摹本以進者，公曰：脩之則已，安用進爲？客亦莫喻公意。韓絳來，遂進之，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爾。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

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它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其事，則以其辭對；辯某事，則以其辭折祝；唯唯而退。」及宴，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答之。夏人聳伏。

祥符中，王沂公在掖垣時，瑞應沓臻，公嘗請對。上語及之，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然願推而勿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夫興議退，又白於執

政及後飛蝗旱暵，公乃亟被擢用焉。沂公言行錄

馬知節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爲是。神道碑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文正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諸公皆謝曰：「王且遠識。」

非臣等所及。

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歎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不可納。宜還其部。蔡文忠公獨以爲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爲亂。

元昊遣使求通。已在界上。而契丹與元昊有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主者欲遂納元昊。故爲荅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示

張公方。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

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羗。而失久和之強虜也。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則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當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爲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莫行矣。如此於西北。爲兩得。時人伏其精識。

寶元初。趙元昊反。富文忠公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

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也
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平時猶不當
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
器。

陳忠肅公瓘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
符契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
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
姦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
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
等家族及妄言携斂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

悚即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
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跡不可泯也。

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言路衆
議皆以瑤華復位司馬溫公等叙官爲所當先忠
肅公時在諫省獨以爲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
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辯明誣罔昭
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爲詔令以禮行之
庶幾可無後患不宜欲速致悔也。 朝廷以公論
久鬱且欲快悅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
事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遠慮也。

陳忠肅公在通州張無盡入相欲引公以自助時置
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蓋將施
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
修寫而未發繼日承政典局牒坐聖旨俾州郡催
促公乃用奏狀進表以黃帕封緘繳申政典局乞
於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堂公
曰恨不得直達乙覽豈復可與書耶彼為宰相有
所施為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
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至而彼已動搖也遠其
迹猶恐不免况以書耶繼而悉如公言張既罷黜

公亦有台州之命責詞謂公私送與張商英意要
行用於是衆人服公之遠慮而恠何鄧輩敢欺罔
上下也何執中鄧洵武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忤旨竄嶺
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
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
初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為職潛姦隱慝未
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
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未
可知也聞之者徃徃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

已而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妾倖為宗社
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為著龜也昔王文公
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
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
以為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為太遽欲
獻可姑緩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為
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
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
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
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

有光矣

熙寧二年富弼自亳州被劾移判汝州過南京張安
道留守富公來見坐久之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
張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也張公曰皇祐間方
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
安石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
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蓋
富公素喜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姦云

熙寧間王介甫初拜參知政事神考方厲精求治一
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既晏例隔登對

官於後殿。須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時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對於崇政。而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侍講邇英閣。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柰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王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相府。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溫公又諭

之曰。與公素爲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跡。似傷忽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閣門吏抗聲追班。乃趨而去。溫公退。自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搢紳間寢。有傳其章疏者。往往偶語竊議。疑其太過。未幾。聞中書置三司條例司。平日介甫之門。躁進諛諂之士。悉辟召爲僚屬。日相與講議於局中。以經綸天

下爲已任始變更。祖宗之法專務聚斂。造出條
目頒於四方。妄引周官蔽其誅剝之實。輔弼大
臣異議不可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州縣監司
奉行微忤其意。則譴黜隨之。於是百姓騷然矣。然
後前日之議者始愧仰服。歎以爲不可及。而獻可
終緣茲事出知鄧州。嗚呼。行僻而堅。言僞而辯。學
非而博。順非而澤。唯孔子乃能識之。雖子貢之賢
有所不知也。方介甫以小官至。禁從其學。行名聲
暴著於天下久矣。士大夫識與不識。咸想其風。且
曰。朝廷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推其所學。以致

太平。及參大政。中外相賀。而獻可獨不以爲然。衆
莫不怪之。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
傑出於世俗之表。何以及此。易曰。知幾其神乎。又
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獻可有焉。溫公旣
辭副樞之命。退居洛陽。每論當時人物。必曰。呂獻
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誠服之。
故獻可之先見。天下莫有知者。予嘗從學於溫公。
親聞其說。懼賢者之高論。遠識。遂將淪沒。無傳於
世。乃書蜀公之傳後。以貽樂善之君子云。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脩亦善之。

勸老蘇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先生既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墓表辨姦畧云。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使晉無惠帝。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

言之。三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拾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上將召用王介甫訪於大臣爭稱譽之張安道時爲承旨獨言安石言僞而辯行僞而堅用之必亂天下由是介甫深怨之記聞

韓魏公嘗云吳長文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爲必可致太平唯長文獨語所知曰王安石心強性很不可大用其後果如所言魏公別錄

韓魏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州陞辭曰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答公便退

後有閩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王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司馬溫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軍事官各有職不當以它事爲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切至猶幸安

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邪？」抑鄙言

不足聽邪？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它日後悔，當心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

王文正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果何如？」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後謂果被流竄。遺事

王沂公在中書，得光州奏，丁謂卒，顧謂同列曰：

斯人平生多智數不可測其在海外由能用智而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陳瓘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公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啖公公使答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己也於是攻之愈力

遺事

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

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

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故

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

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談苑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者斬首者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呂文靖公夷簡時

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詰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

狄青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戲下賊所俘脅皆慰遣之歛積尸爲京觀于城北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當亟作奏者公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

朝廷耶

神道碑

狄武襄公爲范文正韓忠獻諸公所知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爲遠祖武襄愧謝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梁公哉或勸去鬢間字則曰青雖貴不心本也每至韓公家必拜于廟廷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或云狄青爲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之墓青所得多矣又云仁宗喻青使去其涅青指其面曰臣所以至此者以是耳願留以視軍中不敢奉詔

蘇公頌之孫云。祖父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當杖。以病未科。每旬檢校未愈。鄧元孚為譙縣簿。謂大人曰。尊公高明。平昔以政事稱。今豈可為一豪婦人所給。公為賢子。不可不白。但諭醫者如法檢校。彼自不誣矣。大人白之。祖父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有可悔。既而此婦死。元孚大慙。服曰。某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是時寇準為樞密副使。呂端為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準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人邀至幕中曰。鄉者

主上召君何為。準曰。議邊事爾。端曰。陛下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不然。端曰。若邊鄙常事。樞密院之職。端不敢與。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以戒凶逆。端曰。陛下以為何如。曰。陛下以為然。令準之密院行文書爾。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文書勿亟下。端將覆奏之。即召閣門吏使奏。宰臣呂端請對。上召入之。端具道準言。且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盃羹矣。

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然。徒召怨讎而益堅其叛心爾。上曰。然則柰何。端曰。以臣之愚。請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撫髯稱善曰。微卿幾誤大事。即用端策。其母後病死於延州。繼遷尋亦死。其子竟納款請命。

張忠定公詠討劉旰兵廻。有以賊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翦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公命悉昇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以公賞罰至當。相顧歡躍。

王文正公爲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同行。或乘間請見。公必俟從者盡至。冠帶以出。見於堂。隍周乃白事而退。後周以事敗。方知公遠慮不涉嫌疑之間。

伊川先生云。君子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

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或問人之處已。當以何爲先。無垢先生曰。操守欲正。器爲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兼之者。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爲先。

器量

曹彬平江南回。詣閣門入見。榜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向敏中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真宗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_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悄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

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官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爲如何。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爲富貴莫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趙普在中書。呂正惠公端爲參政。趙嘗謂人曰。吾嘗

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言。真公輔之器。

王沂公前罷參政。日往候故太尉王公旦。王已疾困。辭弗得見。既而顧其壻范令孫再言曰。王君介然。他日勲業德望甚大。顧余不得見之耳。且曰。王君昨以避讓會靈使領拂上意。而王君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懾。且王君始被進用。而能若是。僕在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忤意。即蹶踏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準在樞府。特

以聞。上以責王且且拜謝引各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答。又龜山語錄云昔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萊公湏勾吏人行遣它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

王太尉且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

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王文正公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又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爲善終亦不言

王文正公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

惟啖飯而已。家人問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勸於公曰：庖肉爲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饗人所度。公曰：盡一斤可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

真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袖歸，諭同列曰：

上詩有一字誤寫，莫進入改却。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又曰：王且略不辯，真宰相器也。上顧公笑。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爲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爲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

歎服公寬厚不已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
它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
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
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韓魏公器量闊博無所不容自在館閣已有重望於
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同發解開封府
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
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
器度耶公和顏謝之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

公不相與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
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遂無事不然不靜矣
元城先生曰韓魏公文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
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知縣
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曰當時乘
忿實有之公曰汝爲禁兵旣差在彼便有階級安
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略
不變色衆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至潞公時復有
外鎮解一卒如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亦
判處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

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夫資之過人爾。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友己是不是已是非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少忌之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王沂公曾再莅大名代陳堯咨既視事府署毀圮者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完補之如

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師陳復爲代覩之歎曰王公宜其爲宰相我之量弗及已蓋陳以昔時之嫌意謂公必返其故發其隱也狄青作真定副帥嘗宴韓魏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疎迂時優人以儒爲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詬詈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

呂文穆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叅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叅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毋知也且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傳獻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遂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跋踏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呂正獻公著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也少時

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

或問呂榮陽公希哲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爲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

王化基爲人寬厚嘗知某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爲化基誓而不及慕職幕職怒退召其卒答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誓如此之重也。鄉或知之化基無用此如言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

王武恭公德用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樞密出鎮又貶官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云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媿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

尹洙當慶曆中與范仲淹等友善仲淹等旣罷朝政